

江戸繁昌記

初篇

LA29  
テ



天保三年新鐫

靜軒居士著



繁昌記

克已塾藏板

1818

江戸繁昌記

靜軒居士著

天保二年五月予偶嬰微恙不能危坐執聖經稍繙  
雜書於閑卧無聊中以遣悶焉如此旬餘一日者慨  
然拋卷而嘆曰近歲年少不豐百文錢纔買數合米  
然窮巷擁疴浪人猶獲不餓而卧遊乎圖書叢內顧  
得非太平世浴如天德澤之所致也哉因思都下  
繁昌光景鎖甌憶之幼時所觀今日所聞百現萃于  
病牀上隨書隨思更鈔枕邊所有雜書中堪記之事  
又以遺悶漸集為卷乃題曰江戸繁昌記然予原不  
屬意於彫喪且病中一時作意所筆安能足細寫其

光景以鳴。國家之盛，但雖文拙，雖事鄙，偶存好事家之手，得證江都三百年于今之繁華之一二，乎千百年後則足矣。若夫河取諸今日，或使讀者亦笑以遺其悶於無野中也。耳嗟斯無用之人，而錄斯無用之事，豈不亦太平世繁昌中之民耶。

江都繁華中鳴，太平之具無過二時，相撲三場，演劇五街，妓樓相撲，則雖驚於戲，蓋古人尚武之所由起，其來奮矣。乃今士人喜之亦仍，彎弧躍馬，嗜武餘意，所在則其實非彼此同日之論也。然其摸忠孝之情，扮禮義之狀，使觀者感激奮而泣者，是演戲本色予

靠謂不泣乎。忠臣庫茅四回，鹽治氏諸士別城之條者，亦非忠臣也。如妓樓者，陷奸盜，大牢獄，洗憂悶，一樂海所關亦大。則外武而喜為淫，而感為樂，而溺為其咎何在，非彼之罪也。

相撲

櫓鼓寅時揚，抱連擊達辰，觀者奪食而往，為力士取對，上場東西各自其方，皆長身大腹，筋骨如鐵，真是二王屹立，怒目張臂，中分土豚，各占一半，磚焉蓄氣久之，精已定矣。一喝起身，鐵臂石拳手，相搏破雲電掣，碎風花飄，賣虛奪氣，搶隙取勝，鐘喧捉鬼之怒。

清正搏虎之勢，按腕咆哮，驚車攔驚，二虎爭肉，雙龍弄玉，四臂扭結，奮為一塊，投繫捻旋，不啻鬪力，鬪知鬪術，四十之手，八十之伎，莫不窮極，為行司人乘軍扇，左周右旋，判贏輸，而觀者之情，悅而西愛，東勝敗未分之間，鬪員為憤，徒張虛勢，髮衝頭上，手中手控，兩把，熱汗扼腕，切齒狂顛，不自覺為扇揚矣。一齊喝采之聲，江海翻覆，各拖物為繼，頭自家衣著淨，投蓋甚矣。或至於流傍人短揖。

雷方二神角力，于七世云者，邈矣其實，不可替焉。垂仁帝七年，野見宿禰當麻，蹶速蒙，詔試力，蓋以

此為之祖，而聖武帝遣部領使廣徵天下力士，

且如文德帝鬪，名虎善雄之力，以定儲嗣於贏

輸中，其伎之盛可從知矣。爾來士人名此伎者，世不

絕焉。然國家騷亂，何暇及之。蓋亦平世餘事爾。河津

祐恭侯野景久，畠山重忠和田義秀等較力，並在於

賴朝公治世之日，織田豐臣二公設此觀之，亦見

於無事之時。今世所謂勸進相撲者，起於後光

明帝正保二年，山州光福寺僧緣宮殿再建設，此伎

場江戶則先是明石志賀之助者乞命始行之，于

四谷鹽街實寬永元年也。後寬文元年創建勸進相

撲歲時相續繁昌臻于今云

明和間婦人相撲大行與趙宋之世上元或設此戲  
同一奇而閔近日西國觀物場替者與婦人角力可  
謂更奇去年予於某家見擬相撲者流先儒姓名編  
号登時言之為奇而頃者又見擬之今儒名字嗟夫  
愈出愈奇然未閱今儒中一人有金剛力者但至其  
賣名射利之手不止四十八十假虎威張空力舞狸  
術收虛名鷹隼攫物狡狴孝世唯出死力以求世間  
喝采之声周旋米之纏頭紛紛於是乎拙焉至其下  
者別出書畫會之手段奔走使脚左搏右捨屈腰握

沙<sub>テ</sub>頭<sub>テ</sub>流血<sub>テ</sub>依四方君子之多力纜救土豚<sub>テ</sub>縁之窘  
是謂之荷禪儒云乎嗚呼誰能卓然秀出有古豪傑  
風而外不挫於物内不愧乎天出維持世教金剛力  
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昔原

慶長之初年娼家僅三所一在麴街自京師六條移者一在鎌倉

岸一在大槁今常盤橋是也自設  
有坊助坊徒者其他自伏見夷街奈良木辻

坊後來者各所散居十七年庄司甚右衛門者上書

請合散為一以開一大花街元和三年官始准其

乞賜一地方于今葺屋坊旁開闢功成以其鞭蘆覆

簀之故，名曰芦原。後改吉原而自大橋移住者，取係江都繁華之意，改曰江戶坊。初名柳坊自鎌倉岸來者住，其弟二坊自麴街者，緣初從京師至，曰京坊。其後來者在其弟二坊，或謂之新坊。後明曆三年八月，因命徙于今地。角坊者，京橋外角坊之舊名，而塚伏見二坊者，由自其地方來者多之名云。

五街樓館互競，佳麗三千，娼妓各鬪，娣姁一廓，繁華日月盛昌。三月栽花，七月放燈，八月陳舞，是為三大盛事。友人字半詠，花一聯云：梁閣筵酣，密雪下巫山。夢暖濃雲凝子賦，燈云青烟却逐蘭盆節，紅燭寫成。

元夕春其，他五度佳節不直為觀之美例，有格式云：若夫暮靄抹柳，黃昏燈上火，各樓銀燭如星，絃聲鼓久四角，雞卵世未之見。此境晦夜亦開，圓月天娼妓陳列就位，大妓正面，小妓分坐于壁于籬闌，遊人魚貫漸蟻附，格于外，意指目擊品，鸞評鳳有悼而遠望者，有押而近窺者，穿疏交臂，喃喃密語者，情即談情也。授管吹烟，吹々艶話者，痴妹弄痴也，醉步浪々，髮擁前幫，開押後課，而過者大客上樓也，洛神出水，天女墜空，姿儀整齊，嚴不可褻，近徐々蓮步來者，名妓迎客，也有放歌而去者，歌曰：思兮我，不思兮子，欲

使思我兮無理有交頭立談者一人曰我懷二銖銀  
兄向言有三銖合弟一銖通計纔一方半金金少人  
多顧安急辨不妨明曉吾且遺遊矣眾議一決相携  
而太六九遊于茲境者有愚而溺色有達而喜情使  
戚取媚買與愛痴或黠而挾數賺他掠物以此自好  
者此為賊車載萬金取興干人意表不使氣一照挫  
平脂粉者如此即豪豪乎賊乎達也興也雖不道學  
之極亦吾落魄生輩非所得而知也九事自非履其  
域情不至矣如何善畫其光景此是釋史本翻譯  
有人按曲聞其聲不見其面詞云雪滿樓兮夜守中

衾如冰兮寒威雄夢裏不覺相抱着如膠如漆交二  
弓金屏障畫護寒密猶是生憎戶隙風水調雅淡真  
使人肉飛蘭房香氣芬馥燈影暗黯六曲秋江圖屏  
裏鴛鴦一雙相依在三蒲團上妓從容謂曰君且少  
說話郎曰小子不解談話妓曰亦欺人耳君多有手  
段即笑曰加脚纜四本妓星眼流波曰可憎矣纖手  
一捻他去時有倅娼過戶外曰今夕何夕取此茶菓  
妓微笑應之曰何等言語不曾入耳旋接筒吹烟火  
光潑起偷眼熟視郎面目於火光中自家先餐了  
一番遂教他餐一口曰請且一睡自起褪即上袍抱衾

被之玉臂早已在郎角枕下曰想君家必當有佳偶  
在曰良緣未遇曰然則不知何樓有睡人約親曰家  
君嚴矣不得縱遊如何有此事不如姑舍之談子情  
郎樣子令予聽之曰三千世界有誰一入悅妾且悅  
久者妾亦不敢然恃有一人曰可羨哉願聽其名字  
妓西不答郎復曰云々言之何妨妓有頃曰不是別  
人即君也爾即胸悸故笑曰妙騙人曰決無偽矣然  
如妾者君豈顧耶曰休謙如君當世能人曰唯々十  
分調弄曰否落花如有情流水奈何無心曰誠然乎  
曰請誓言曰雖假猶可喜曰其言即假曰真矣曰試

為早引一脚揷入他双藕股間妓曰冷胸可惡

柝打三更闔樓就眠只閃打棒戒火声有客輾轉不

睡長等短等歎吁欠伸以百算之炉火已灰就燈食

烟纔遣無聊幾拈返魂草未招得其人於彷彿中乍

聞長廊上履声遠々是然漸近意敵娼來到急蒙衾

粧睡何意足音失之隣房甫後氣愈清眼愈明起如

廁者兩回已數盡漏声又算咿直之日數想彼憶此

耳邊復上是然之響思此是是也依前假睡而閉戶

入者樓下來加注燈膏也奇貨再贖難耐怒氣湧上

突起披衣而出始知小妓熟睡下屏風外徑將烟管



微捨其腋妓猶在夢中口內含糊曰誰耶可厭喜助  
大勿為容唱醒妓摩挲拭目視此模樣錯愕言曰若  
將何之曰此婦曰君婦然不報我罰不輕請且任將  
走報之間恰好大唱來到衡氣不少動曰呵呀何  
為客氣急矣曰吾婦若實娼我後何言我用吾  
脚歸誰敢道不字娼扯住不肯放曰諾至欲婦且歸  
但少留我將奉一言客聽得怒氣稍殺不覺被挽還  
坐娼不忙不慌徐徐說出曰適日約今而後待主不  
復以客言猶在耳曷忘之之速遂探其懷奪夾袋烟  
具曰今夜豫期遣他人後緩々與君同夢且有肝要

說詐然君短見不察箇長策却翻風波可為男子者  
強氣胡為若此已解其帶又褫其上衣客於是乎身  
軟如綿然口猶刺々道婦娼頰雨曰噫挑人耳一力  
樓取咬他肩頭客叱曰勿戲矣若住則曷為娼低聲  
曰如是爾遂平相抱為一塊時報寅柳子占搯々  
或云近世繁華漸涸不復昔日也予甚惑為蓋此境  
盛衰可以候江都盛衰所係亦大彼則由此流為其  
源益盛而其委漸衰者必無之理抑湫流外溢有所  
漏而然耶物情古今一轍舍此樂國而何適嗚呼人  
豈厭生于天上而願陷于地獄也蓋習繁華之言耳

戲場

演戲國語謂之曰芝居曰歌舞妓蓋聞在昔

平城帝大同中南都捺澤池側土陷吹烟觸者即病

因大燒薪以壓其氣且舞三番叟舞于真福寺門前

生芝之地本邦古誤言雜而攘其稜毒焉是此名所以緣起

也風俗歌舞俗妓等名目既見于續日本記而

鳥羽帝世礮禪司者善舞或曰男舞或曰白拍子又

曰歌舞妓此是也四海為家後寬永初年猿若勘三

郎賜命創開戲場于中橋街至九年移于人形街

次都市村二氏之場亦皆成焉慶安四年又徙于今

地而山村氏起場干木挽街者在正保元年

始於卯終於酉此是演戲常式題在看棚頭東方將

白鼓聲始震例為三番叟舞次演家藝俗謂之朕狂

言中村氏演酒吞童子事市村氏七福神舞灸田氏

猩々舞既而旭日始映招牌爛燦喧塵漸揚田舍人

早炊已往女兒夜粧急走琳琳一未未藁至陸續聚自四

方人山人海鼠戶閉不暇閉棚欄撓將傾折東西看

棚紅毬連接真不露之虹臺面前棚人頭鱗次真未

雲之龍木舞臺三間內正而有亭左接右門樓下掛

一箇吊燈夜色靜寂由良助方乘無人之時手主夫

人可送書簡，悄立照吊燈，展讀過，孰意阿能兒所定，  
樓欄把鏡照之，九大夫自階下延頸，捉其紙端，斜引，  
月光一紙，長箋三人讀得，正熟時，能兒頭上金釵溜  
落，撲地有響，由良助吃驚，急掩紙於背後，仰面始知，  
樓上有人階下，人亦錯愕，潛身三人有三樣趣觀者，  
喝采齊呼，山崩海翻，能兒旋正，驚襟粧嬌，會笑呼由  
良助，由良助曰：汝在樓上，何為？能兒曰：妾被君勸醉，  
不堪困苦，倚風吹醒，由良助曰：如然甚善，但我欲有  
與汝言，奈何？双星相見，徒守銀河之阻，請下樓，求能  
兒曰：曉得矣，將起身，由良助急呼止之，曰：如自下階

恐幫閒強住，更因勸盃為之，奈如適見牆外有一梯，  
子乃大喜，下庭自將梯子倚住，樓欄曰：幸矣，此九級  
梯子，往蹶此降之，能兒曰：此非平生所蹶之物，無乃  
危險乎？由良助曰：言之，汝妙年身上，事目今一舉，趾  
騰三步間，過不復及，膏藥醫破裂，能兒曰：莫費口語，  
動搖如此，恰似乘船，由良助曰：宜哉，出現天后聖母，  
未時看棚中，忽起爭鬪，喧嘩沸騰，見女踏踐，叫苦，並  
望本舞臺走上，由良助阿能兒等皆錯愕，乃向假驚  
却作令，真驚九大夫亦狼狽潛居，不得自階下出身，  
頓位三階上，不多時，天成地平，復續前夜，嗚呼若此。

爭鬪乍發若此沸騰乍歇箇這江戶人氣質粗此都  
不繁昌何如起此爭鬪何如發此沸騰然則以此爭  
鬪以此沸騰言粧此繁華猶信矣

千人會

札楮二牌札為原牌楮為數牌其數一千一楮值若  
千錢頭尅日月四散鬻之賺若干金至期盛原牌千  
匣中匣上有孔錐刺出之百番為額以原照數以一  
大釀付之於弟一番者餘釀分賦九十九番各有差  
國語名之曰富諺云乞食人家富落未嗟夫天道爭  
竟以有餘補不足貪人得之暴富蓋此其所以名予

濊學未識漢土亦有此事而何如名之且名曰千人  
會然聞近來札數倍徙屢置比前細密殊極自非買  
習者固不易辨識則畢竟此名不當此名

谷中感應寺目黑泰敷山湯島管公廟謂之都下三  
富本日殿上先安一匣下兩楹間階下施閑不許闖  
入人羣漸湧喧嘩洶々檢點使至警衛備艾既而軒  
人並起倒匣鼓底點牌以納焉楮鼓報警僧讀誦般  
若經蓋被之也乃一人尚執錐剔匣未舉喧嘩寂矣  
大風暴止觀者眼張胸悸而身一牌早在吏人之手  
賜言其目刺至三牌風復漸起濤還稍湧且刺且呼

百番而止，誰知兒郎贖，女郎之約，亦持在懷中，一牌萬人，那裏之等，湊隨於一人之手，南阮暴富，北阮益賤，卜年備作之，岷一旦享錦，歸之榮，昨日典鏡之婦，今日戴瑁，毒之飾，錢如泉，金如塊，既賤矣，富之哉，三富之外，今乃倍至，數十河云。

咄々怪事，近年有，追昏狂奔，叫過者，如呼，如吧，予初不解其為，何物，既而聞之，是教場中，今日所刺，第一牌之目也，一字四錢，鬻之為生，其狂奔者，以速報，爭先，手晚間，一走百錢之贏，足以買一外米，嗚呼，一日活計，取之，一刻中，豈得不叫而奔也哉，予近日屢空。

豪氣稍摧，乃意吾亦揜書，狂奔于世者，然一日之走計，不足賒外米，而終年衣食，于浮屠間，則佛緣之不足，宜，難染，迺佛袖，募緣薄，就手未，所識，南錄，一片之憐，以少息，狂奔之勞，且以脩後生，冥福也，又思不如脩書畫會，以且救一時，緩急，左思古想，躊躇，闕者久矣，忽恍然，奮曰，野語有之，砍取，劫盜，武士之習，况其食力，難染，未晚，脩會，鄙事，爾與，其折腰，帕尾，曝面，於千百人，寧為偷昏，裏面，不令人知，為誰而叱之，驚之，之事，簡氣傲也，何是此，狂奔，非彼，狂奔，將為彼，狂奔，而羞，茫未，果仍苦此，狂奔，自知不足，為真豪傑，而

卒老於狂矣

一日與二三子共討論書，洪範至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等語，偶為鄰婆所佇聽，便突入中，之曰：今日之目何善？予等駭然不知，口所措，因叩之，審此相視一笑，已。後閱國史，凡生保將拔還拙山城，思得同志者，而偶聞鄰嘗有人問答，曰：重畫中黑點，羨曰：中黑哉！三鱗廢，一畫興，則代之者非一畫，而何保聽得，心竊喜，為予讀至此，獨自失笑，意使鄰婆聞之，亦以為何如。

頃者入市，見肆頭掛數箇招牌，題曰：松竹梅曰花鳥，風月曰何，曰何，中有智仁勇三字，問之，亦千人會標識耳。予慨然嘆曰：三德之義大矣也哉！蓋逆億今日所刺目何，而屢中者智也，典衣賣劍，不辨明日生計如何者，勇也不中，自悔不然，天者仁也，然未知予說總當不。

### 金龍山淺草寺

都下香火之地，以淺草寺為第一，為肩摩輟擊人之賽詣，未嘗絕。于一刻間也，雷神門面正南，丹碧交輝，毫楹頗壯，東西十二，子院駢住，而雜商並肆于其廡下，有賣珠數者，有賈籠鼓者，估假面，售錦畫，而肆盡。

有院曰傳法院山王住其所其北祠者猶荷神也東對院一店賣養直以金龍山為名次此茶舖數十搨比搨拆有二露佛隣佛石像曰父米平內最後有一小丘安天女廟二王門宏麗與雷神門隔數十步屹立相對門內少東有繪馬額堂有淨手水所輪堂層塔雁行並建焉西有神厠後則山王祠也祠前開小街其間又皆有肆賣楊枝齒藥堂廣數楹高數丈奉安置一寸尊像為玉龕寶帷金碧映射莊嚴之義固無論矣左則鐘樓隨身門右則淡鴛神義祠三社十社而殿念佛堂涅槃堂其他堂殿無慮數十位置抱

其背而接堂連殿娘誰開茶竈娘何起弓場並妖粧盛飾銜媚招客觀音分身亦復安置之於數所演戲說經吐火吞馬諸伎者華為淵藪焉此所總名謂奧山傳云大永二年九月北條氏臣富永三郎左衛門奉使千古河有過淺草寺會見青錢湧出於天女池中此事甚奇然猶不如今奧山中每日所湧金錢茶竈弓場見之於此見之於彼也

有機緘然耶有幻術為耶陀螺則從意而運為松井源水者媒此伎以賣藥初則以便面以烟管及覆於叢一拈手中即活即死側裁竹竿長可丈竿頭冒織

織邊周以紅帛中桂絲垂下乃運一大陀螺令其自  
走上爲上窮入織於是遣一小陀螺促迎之而大小  
並相逐下真如有口告有耳聽有手接有足走然則  
人之有耳目而無知陀螺之不知也則儒之有知而  
無其行陀螺之不知云猶未矣悲夫

麻服蕭散頭冒一幅布巾手操一把竹籃此外身邊  
所有一捧一扇耳其鼓口以糊口與吾輩貧儒亦  
甚異者誰滑稽師演藏是也然至其所說亦以與我  
仁義大異也人樂聽而不睡藹藹者往爲車馬者往  
爲炙輠天口奇談鋒出和以天倪三百六十日所說

三百六十化日出月新令聽者念且笑其言沈洋自  
恣所謂終日言而不言者非筆墨可狀也噫使斯人  
生于古其脫巾解褐駕四馬佩六印令庸人愚婦驚  
而嘆乎何有爲非如吾曹促局于文字間以老此干  
草莽也聞先是有志道軒者常手一莖木陽物弄之  
掉舌其流相繼至今先生云

鼓角喧闐一伎人出初操二箇木枕投兼運轉弄之  
於空既而累之積至數十其高數尺白跪舉扇鼓聲  
即止乃一々說白其所爲名目說了復鼓便據物從  
傍直上其絕巔蹠足鵠立爲累卵方危觀者尻齏然



其人暇整旋割一脚示有餘地遂伏躬以手代踵兩脚倒豎鼓急矣似風絮一般飛下又植一梯子攀之級極俯其頂四支皆放遂双脚鉤級倒身墜挂人咸為目暈其伎不啻數件時出新奇且舉其目一二曰達摩禪牀曰中野一杉曰獅子入洞曰東山大字是也最後渡一條軟索上去地數尺長丈許宣白者搯鼓者依前助其氣勢一人履為紅巾抹額右手攢紅地扇左手執蛇眼傘徐徐送步索撓趾膠人見其險莫不惴々恐其傾墜索盡復轉身反踏遂至其中分震始收步而向正面則落廿詔之輕業業亦多術至

一無適習之久精熟至此人而熊經人而燕輕由是觀之皆精誠至謂聖域不學到為者我不信矣

雷門側有一叟賣紙俑人體猿面蒙笠坐之于竹片上竹裏面絲其半又以細片竹自前端啣其絲反此懸于後端以置蒲席上乃說白一問伍中左次平翁巡四國為援狙說了拍手俑覆笠飛鳴呼竹片離膠之機得心應手輪扁所謂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者故今則見其物而不見其人蓋不能繼也雷門外之雷疹其名震四方與金龍山養頤頑者有年所為香味淡泊古人口氣可想可慕非如靴近有

名雷門內船橋亭菓子極其味也門之內外風味殊異可以照古今田舍人始賽焉以食資取證於鄉里世或知資為金龍而不知寺為金龍按酒肉固不許入山門僧家唯得食資由此言之謂寺曰資謂資曰寺猶似矣

楊花

壇上低簾金縷晃々繡出貝貝連中等數字簾內有聲唱其所按曲名為何折響簾捲大夫粧飾端整兒紅錦蒲團鼻銀鏤歌案麗羨奪目三線調定徐徐按起女而男喉婦而女粧引官刻羽縹緲遲迴行雲不

曰神將逝之間使人不覺絕倒恍惚重浹欵欵飲泣哉賞音者有喜節者而觀者較多於聽者何也曰妙有釋史家某言曰二人聽曲而歸某問度曲巧拙甲流那辨矣特守其面而已因向乙叩其羨醜曰吾眼一注其腰帶間如聲與色吾不大之也相視大笑是謂之觀傳所謂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者真是此等之人

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德澤所致得不仰而思焉乎然都俗常態不唯習不思為猶且欲食梁肉曳錦綺也為不可為之事不耻可耻之業寧為花子樣怡然

居之不疑悲哉近來楊花盛行于世侈靡不節事々  
踰度而人羨其梁肉錦綺也都俗漸為風今之人中  
夜生子遠取火而燭之唯恐其不為女子也如及其  
子售伎為業其母欣然負物為之從役氣色孔揚頗  
有矜色女亦所習視母猶婢嗚呼人倫幾何不廢近  
日此風殊煽氣炎人熱而聞今春令出禁之於是  
乎益見德澤所浸然愚人或以其一旦失生計為  
言愚亦甚矣但或恐死灰復燃此輩面目畢竟可惡  
矣

淨瑠璃物語十二卷永祿中織田氏侍女小通所著

而檢校岩舟氏製其曲節調之於琵琶嗣瀧野角澤  
氏等更以三絃律之後至南無右衛門者其伎大行  
于世慶長中以伎被徵因拜大夫爾後薩土佐山  
本宇治伊藤出羽都氏等並起並廢今則竹本氏之  
一流獨益行而豐竹氏亦危絕云

兩國烟火

烟火例以五月二十八夜為始放之期至七月下旬  
而止焉際晚烟火船撐出南距兩國橋者可數百步  
而橫中流天黑舉事霹靂未響電光掣空一塊火丸  
碎為萬星銀龍影欲滅金鳥翼已翻丹魚入舟火龍

走波或棚上漸々燒出紫藤花或架頭一齊燃上紅  
毬燈寶塔綺樓千化萬現真天下奇觀也兩岸茶棚  
紅燈萬點欄內觀者累膝疊踵橋上道人羣混殺  
梁柱撓動者將傾陷前舡後舡隊々相銜畫舫填密  
川而迷水夜將深矣烟火舡輪燈人始知事畢時水  
風洒然爽涼洗膏於是乎百千烟火觀舡並變為納  
涼船競奢耀豪揚絃歌于盃盤狼藉中嘔啞連曉而  
敬  
一船具大小二鼓鏡筒等物暗々縫透舡際候其妙  
曲雅調爾我嘆賞之間突然一簇為祭禮曲謔以攬

之此則真殺風景好事亦甚又有小船遡洄往還賣  
酒呼蕉啐雜中令人挾江村夜泊間之思風味可愛  
予嘗過兩國橋會烟火燭空人羣如潮相推甚急而  
如為人所毆者數回氣憤然不得顧少緩矣復毆始  
知惡少年戲拋西瓜皮誑人雜遘可想

奧山至此數件光景此予二十年前所觀爾物星換  
移新奇月生妙伎歲出然予自為讀書生未衣食乎  
奔走一日不縱遊為且跋涉糊口居都下日亦少未  
知今日同前日否兩國亦諸伎名人之淵藪近日三  
童子脚伎之妙評高偶有田舍客請拉予往試一觀

輒往爲三童子曰馬吉曰龜吉曰松之助開場于槁  
東此則予今日之所目擊

鼓角打節說白宣狀並如常例臺上一坐高牀鋪紅  
氈安囊枕小童出拜幹人抱上令之橫臥爲雙脚朝  
大從傍以一桶置其踵上兼得停當則旋運之運得  
鈞運水過遂蹴弄之投兼縱橫魚驚雀躍應節合曲  
未知宜條弄丸手能如是否又以小桶加插便蹴上  
之則小桶飛在幹人之手而大桶下落如故懸踵遂  
更提最小童置之如桶旋運兼投亦猶桶然桶耶球  
耶渾身軟如綿四支一塊有肉無骨觀者爲暈既而

小桶疊加十數高可一丈累卵積棊搖搖欲倒而童  
凝立於其巔絕叫一声卵崩棊倒童則雲雀下墜復  
住脚上其他脚上居甕盤等物使一人攀之出人于  
其中可謂古今獨脚天下妙伎謔云阿娘股間懸十  
金或言近世賣股爲產者不爲不多然天又新出此  
一股脚令賣此過活不知此脚亦能懸千金否古人  
有引一脚高天象者不知此脚亦能動天象否

賣卜先生

人疲而事繁事繁而惑滋筮肆之數不得不從滋也  
大槩案上展一卷人相圖本芸々說起曰日角如斯

而惡曰人中如斯而善是凶是吉懸河泻水行人止  
而環焉每有乞者輒令目戴策例曰假爾泰筮有常  
或雜尚以士保加羨依身多女或併稱以念佛題目  
二分四揲遇觀之否更秉天眼鏡照手理察面部目  
注其容自衣服心判其都人與儉父遂又例曰君過  
年運祿未盈今歲比至某月福自此多一言一面其  
所占多取之於乞者之色猶與庸醫釣取證於病人  
之口略似矣或大息曰君身如觀大厄且吉凶禍福  
有听宜細告二十四銅不滿其報也三尺之喙五十  
之筆遂卒使其倒囊又有卜而巫者與設神位莊嚴

煥發使人敬而近之此都繁昌亦可以上焉  
或謗今卜人狐豕妄說唯錢是占徒誑人爾予曰何  
獨卜人士流賂取重爵媚食豐祿不誑君乎儒人口  
說聖經行類商賈不誑世乎滔々天下皆是也且龜  
筮者聖人所重古通之於御士之數縣洩天機豈二  
十四錢所易言乎人之兼誑亦不占而已  
偶讀嚴君平傳至其裁已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  
閉肆下簾予乃謂堂曰占料亦與我今二十四錢蓋  
不甚上下然彼得之足以活適一日而此則纔一頓  
錢餽飯錢耳繁華之地勢不得不然

書畫會

當今文運之昌，文人墨客會盟結社，而人苟風流胸中，有墨才德並具者，一與盟，衆推拜，先生聲流四海，溝滄皆盈，油然之雲，沛然之雨，靡人不欽慕矣。予雖不得與，盤亦掌列，未筵者數回，如其盛事，略觀而盡焉。其地多以柳橋街，萬人河半，二樓先會，數月十日，掛一大牌，書曰：不拘晴雨，以某月某日，會請四方君子，顧臨，且大書揭，先生姓名於是乎。莫人弗知，有先生于世，蓋與漢朝及第放榜之事略同，榮口知矣。觀者聚焉，摩肩累踵，指點曰：某畫人也，某詩人也，某儒

流某書家，彼插花師，始直名也。此清水氏女，初上場也，佇立仰牌，又如法場讀罪人，如木一樣，未會之間，先生鷄起，孜孜奔走之務，高門縣簿莫不取往，亦不省內熱之恐。當日先生儀裝曲拳儼然，坐上頭坐後，施蘭居案，計人二位，簪筆守簿，乃賓主相揖，恰如賀客拜年，於典舖頭有掌劍者，有管飯者，酒監茶令並午在職，客漸麤至，主人左接右應，其拜壽金推讓不暇，豈遺獻酬客互為主舉，盃相屬，聘名妓數名，充儷佐酒，調弄紛諧，無絲竹管絃之娛，一笑一盃亦足以蕪醉狂紅拂認，李公於稠人中，周顛取問答於醉舌

上紅氈教席畫地設場諸先代登焉只見紙上龍走  
筆下鳳翥晚中有神指頭有鬼一抹之墨萬金難購  
寸素之冊千載可傳觀者傾堵人之爭乞坐中指可  
拘矣淨粧冶版艷蕙射人者所謂近來流行女先生  
是也纖手拈筆唇墨成態人麗毫靈衆賓圍繞蟻附  
蠅着隨謝隨乞巖師在傍熟視亦不得令其守無別  
之教不手親受授酒流殺崩喧鶯雷夷塵埃雲蒸千  
筵坐間寸無虛白然主人之心猶望一銖之滴助盛  
會之海難道漸收樓頭可燭斡人徇曰卜不及夜醉  
客不得已而起

翔鴻先生有詩讚曰神峯卜齋否之晉楊柳橋頭車  
馬紛樓上供張亦全盛風流一日別占春佳賓藹々  
胃將沸蜩集蠅屯又蠓群豈忍風侵與兩傲吮灘紙  
痔發子辛擲未珠玉各差等擲出杯盤同一般飲金  
友擢飲金友掌酒人掄惡酒人紅氈幾席分碁局絳  
陳卅青皆卓犖會翰花翻癡憎之雲狂煙滴醉張旭  
有人大賤請衆毫輻湊名家歸一轂燕竹米山豈容  
易鍾措懷草固難贖夜光明月空拳求蠶蠟何遑問  
麥菽其他喫茶又涵花花說中即茶盧陸俄兮側弁  
傲舞中百技喧囂借籠鬻燈燭點未開熟醞取鄭怡



是黃梁熟君不見墻間酒內祭祀餘昏夜乞哀詣又  
諛未如妻妾相向泣施々外未驕且娛昏夜乞哀猶  
可忍白日乞哀若為醜耻之於人尤忒矣利奪名走  
為君賤

友人李躒戲嘲之曰乞食境界募緣簿方便相傳繼  
法燈利鉢名衣別有道人間呼作在家僧

扇面亭某父子風流相羨並開會儀達其格式以故  
謀集會者皆先就質蘭亭西園每月集會與有力為  
所著江戶諸名家人名錄二卷行于田舍

火場

江都厄于火明曆以選其大者不為不多小小者則  
每歲冬春之交殆無虛日或一日再三災此為都下  
一大患事也乃夫人論所以厄之理擬可防禦之方  
云々費喙不置予則謂是亦全盛世間繁華地方之  
事而已人戶稠密四里間之竈烟無慮數百萬油煎  
燭燦一日薪炭所用童泰山髡鄧林要火就燥之數  
奈何免之於此為但思都俗奢侈所致亦或有而加  
之以人氣輕脫京氏所謂下不節盛火數起第敬戒  
為第一義須切盡心為耳至防禦之術雖至要乎猶  
未矣何謂奢侈曰如車馬衣服門廡堂墻則國有

常制豪族富商固不得僭為獨於飲食也有司誠之  
安得家至戶察而呵禁也乃素封人家用侯之酒肉  
林之而池之而擊鐘陳鼎三牢八珍莫不供具為於  
是乎屠沽割烹家又從賣侯之酒肉且煎且烹沸湯  
活火之氣炎上蘊結豈得不燥而火乎因憶士文伯  
論鄭人鑄鼎曰火如象之不火何為予亦恐飲食之  
侈或象焉然繁華地方之所自無此奢侈又何以  
見此繁華自非此繁華又何以見此火乎火乎不  
尤繁昌中之物乎哉

一把火起而鼓東鐘一齊撞擊報火呼方喊聲震天

早見吏人走於火所履及於門馬及於衢肩記旗者  
手竿燈者荷梯子者擔龍背車者呼號狂奔火馳星  
飛者作一拈急拈款燈之觀融風蓬々捲砂飛石火  
趣風威風助火勢一霎時紅焰漲天黑烟迷地避火  
者狼狽遺寶器提燈繫抱餒籠棄什具夫妻赤體禪  
亦着不及慈母背上倒負幼兒呼兄喚弟覓子尋爺  
人相蹂踐物相搶壞偷兒託救掠物貴人守威啓行  
哀號之聲沸騰載路騎士各鬪豪華戴金挂錦馬肥  
人雄馳騁曲折舞鞭指麾卒伍皆章服奮發並手揮  
鈎撲火人喘喉吐火馬困吻噴烟赤脚踏火潑水者

廝殺也。追烟躍馬，馳鴛往來者。某官點火道也。陣笠  
飄金繡袍耀火，奔逸絕塵，猛威生風，靡人不辟。易者  
某官報事也。風吼声火，爆声呼々求救声許々，徹屋  
声必々，剝々刮々，刺々霹靂震山，壑裂衆猶，崩烟突  
火，雄入乎烈火中者，真是一面小戰場。且夫坊役把  
火，聚極焦頭爛脚，顛墜魁役上為如其杖，纏記跳越  
脚絕起屋，即灰此常日重諾，輕死輩臨場如何顧命  
但，其責勇貪功，故弄餘燼，誤延火勢，或至不可收拾  
且使氣執爭，忘火闢火，古所謂入火不熱者，此輩有  
為赤壁之戰，阿房之火，可擬可想，一瞬間高觀木榭

乍付，烏有在麗紅軟變為無何有之鄉，孰不慨焉。然  
人之無情，觀望指熒以取樂為一人，由今夜所燒滅  
人戶財物不知值幾萬金，天如此付我，吾一生安  
穩過活，又一人曰：如我身分，取之一分可矣。我此而  
足我彼，而瞻夫人挾喋々最後一人曰：今晚所費  
燭價亦夥矣。如子取足於此耳，各笑于時，火光漸暗，  
金烏衆退。

賽日

古俚曲詞云：月之八日，茅場町，大師賽詣不動様，是  
可以證都俗好賽為風之古。且近來稱街道場者紛

然開店與賣卜先生結伍為鄰賽最盛於夏晚各場  
門前街買人爭張露肆賣器物者皆鋪蒲席並燒薩  
摩燻燭買食物者必安牀閣咸吊魚油燈火陳菓與  
菘燒團粉與明燻軋々為魚鮓沸々煎油餛或列百  
物價皆十九錢隨人擇取或括關合印賭一貨賣之  
於數人賣茶娘必羨艷鬻水声自清凉街西丘者照  
紅箋燈沽錫者張大油傘燈籠兒十頭一串大通豆  
一囊四錢以硝子蠟盛金魚以黑紗囊貯形瑩近年  
麥湯之行茶店大抵供湯綠麥湯出葛湯自葛湯出  
卯湯並和以砂礮其他殊雪紫蘇色々異味其際索

駝師羅列盆卉種類皆陳之于架上開花閑草鬪奇  
競異枝為屈蟠者為氣條者葉有間色者有間道者  
錢蒲細葉者栽之以石石長生作穿眼者以索垂之  
若作托葉衣花若樹蘆幹挾枝霸王樹擁屢羨个草  
鳳尾蕉雜麒麟角葉名百兩金万年青珊瑚翠蘭種  
々殊趣大夫之松君子之竹雜木駢植蕭森成林林  
下一面野花點綴杜榮拒客如求自驚即花鬻名媚  
伴老少年露滴淚斷腸花風飄芳燕尾香鷄冠草皆  
拱立鳳仙花自不允領幽光牽牛花粧開色各陽花  
卷冊偏其黃芥萼兮梗草蔭紫色欲奪他家紅米囊

花碎散落委泥，夜落金錢，往往可拾。新羅菊，揜扶桑花邊，見佛頭菊於曼陀羅花天竺花間，向此紅碧錦綺叢間，揜以良商，官商，嫩如微羽，繹如豹蠅，黃唱紡線，娘和金鐘，見聲應金琵琶，可惡，聒兒奪之，倫兩擔籠內，幾種虫聲，唧唧送韻，武野當年荒涼色，繡出見之于鬧熟市中之今日，真奇觀矣。滿街商客，所燒燈光，冲激漲空，賽羣捲潮，數所大尿前，展蹴過後履，滑過踐々，熱去，掃除為清，有賽花者，有賽草者，賽于餉于餅于團粉于果蔬，携妓者，不賽乎妓也，拉處女者，不賽乎處女也，彼買沉醉於賽此，引治遊於賽賽。

與不賽合為此一大賽。

追賽夕，賣假聲者，近歲殊多。詞章例，八文錢若詞長，聲巧則從益其價，先自其所假優人名，效器說出詞曰，呀呀源藏，暫時請暇，逃走為裝，已遣數百人把守，後路去，蠟兒亦莫容通之地，且託於死生異相，如獻贖者，決不喫其騙策，弄陳手段，勿惹嚙膝之悔，言々逼真，聽者環立一口，叫妙，謔云，愛人及其屋上，烏人爭，擲錢各買其所愛，假喉或嘲之，云我食吾飯，却苦作他人音，非人所為也，予因思世間何此而已，今儒人亦止為聖人，假聲豈不亦非人所為乎。

女剃師

女剃師梳粧素淡，銅單衣，抱巾箱，急遽飛展，東西莫不奔走予尚，匆矣。自今廿年前之世，雖有此女，業寡而其債甚貴，賤不下五十錢。今則漸滋，達於陋巷窮閭，莫不有為債，亦從賤，大抵三十二錢最賤，十六文嗟乎，雖生而貴，執巾櫛從人者，女流本事乃今匹夫之妻或不復知自理頭髮，豈可不謂太平膏澤及婦人頂門上乎？傳云公握髮起，周世之昌，周公之貴，蓋猶似自沐櫛其髮，何其陋乎？如使公生于我，今盛世繁華中，一沐三起亦不取矣。

留澤坊舊着市附打原

市居多，而其為最者，日本橋魚市是也。菜市在々有之多，連二坊其最也。神明舊市奇，而十軒店，雖寓人市，麗也。蘭盆草市，所在為市，淺草之市為歲晚市中最大市。花市例期，各所賽日，骨董市必主茶人家，推家門前入為市者，予謂之曰士市。市景繁，八百八街其地，雜市何限。富坊亦一大繁昌市，哉。舊衣肆店，經緯櫛比，夾路連席，古衣舊帶，每朝新陳，倚々丘積。鱗々雲馮粉米，黼黻青紅相雜，天落教電，風揮紅葉，怡雅倒石氏紅綿步障，未三升松子，比翼裝不知何阿妹。

遺愛物梅辛茶色，鴛鴦被物常製鴛鴦，係未亡人某，衾衣

揚花錦綺褥，宮人花樣裳，夏姬初服花帶，餘香范叔

敝衣霜葉欲摧，帽幅差六，或慙，鑰倉府公遺服開顏朝短身大頭短

外套殊長，必是鹽冶判官，舊着吳師子氏朝判官曰一黑抹墨學世風長半掛

子張之紳，教痕沈土，伍長之袴，袷禪脫紅，加以湘妃

淚痕，黑衣已玄，更存先人手澤，松魚上時，袷衣捲潮

千人會，日夜帶如塵，雖人惟求舊器，非求舊貌，人販

夫至吾，落魄儒輩，都下百万，賤人匹夫如何，得新裁

于時，何暇省服之不稱，衣無常衣服之無致，亦足以

見繁昌，限以八月，典舖幽倉中物，一旦解縛，復見天

日，派移轉變，与人生流離亦甚，不異為如，繼綾舟送

於蝦夷之遠，昨夜招魂之衣，今日為合，邕之服，去年

尺祝，有服今歲為，儒者贖，壞遇伯樂之顧馬商好着雨衣，未必

增三倍之價，木綿敝袍，匠石不脫，何苦難賣，赤鬼未

買虎皮，犢鼻，草駄天，往價革半掛洪容有言云夷歌天披革半掛騎鬼駝馬未胸裏亦不少怪

古衣未必，古新裁之物，亦有彥道，一旦得錢，赤體而

往，襲衣而歸，自頭顱至踵，後一新到，骨冬日，火事半

掛裂，火紅翻，夏月蚊紗帳，罔流水綠，淌捉，垂春風撲

醜秋，曠為日，舊而又日，陳舊

舊之更舊，敝之極敝者，皆輸之，干柳，原舊衣市中，柳

原最居下等乃物皆下等然價却上等豫賈不啻三倍不依不知則折價之語君子見數小人被罔大抵以糊代絲徒之澤之外莊內柔殆駕穿窬之盜洗滌補綴黧化巧製不止舊為新以新為舊映日御之窈冥中記紋自頭操天計之整裁間或短右袂人適買之豫以數等去則呼不顧則追一及一成數天值始定而拍手乃故意為可惜之狀曰廉矣吁見為儉父捉袂不肯放舞勸之執事強之切賣娼要遊客羅半門曳与波邊網鬪一般風光喧雜可想夜則各商收肆歸家長堤寂莫只見竹不見人抑陰盡處有物

呼人若泣若訴此声与晝間喧闐甚異謂之夜娼是亦舊妓極舊者銜之於此可謂有因緣矣  
論語曰褻裘長短右袂解者言所以便事按雖取便乎故短一偏甚不近於人情子不云乎非法服不服雖褻決不為此左袂樣之服夫子一生貧窶思亦服着柳原舊衣未

山鯨

凡肉宜葱一客一鍋連火盆供具為大戶以酒小戶以飯火活肉沸漸入佳境正是樊噲貪肉死亦不辭花和尚醉爭論大起鍋值約有三等小者五十錢中



而百錢大則二百近歲肉價漸高略與鰻鱧頰頰然其味甘脆且功驗之速人孰論值其獸則猪鹿狐兔水狗毛狗子路九尾羊等物倚疊有為鹿鹿攸縛鹿鹿踣々不狩不獵瞻有懸特如狼刺以庖刀蓋所以為惡獸一丁鼓刀屠之手之所觸足之所履若然駭然因便施巧無不閑解行人止而觀焉聞天武帝四年令天下始禁獸食自非餌病不許輒噉世因謂曰藥食前日江都中稱藥食舖者纔一兩麴街某店是而已計二十年來此藥之行此店今至不可復算數招牌例畫落楓紅葉題以山鯨二字雖係藥食

猶避國禁作意所為益隱語耳都人字曰魍魎亦不顯言之故已非謂妖怪也前日麴街所鬻之肉包苴必用敗傘紙今皆籜烏則都下一歲幾萬敗傘不復給於用也

都人諺曰箱根嶺東魍魎無居蓋言江都繁華光景孰思數百年極繁華之今而都人以此為餌車輪舟寫一歲多一歲一年貴一年亦為太平世繁華中物豈不奇乎或云我而言之是而已顧其見獲自彼言之何以為太平之物曰不然有殺身成仁苟死有益何着遺憾一癩醫十疾十蹄救百病功德無量想彼

三生為今太平中之貴人。口飽梁肉，身襲羅綺，獨知有遊宴之樂，不知有螢雪之苦。女色唯好，子孫繫滋。決不如吾輩貧儒，飢身讀書，生死並無用于世。吾輩之死，或投之豺虎，彼必謂此一生喫着菜根之肉食之無味。必三嗅而起，予掌爨，願曰：尚末世為獸肉而徧施功德乎？天下若仍得為人，必為醫者，壽斯民也。後復謂不如獸肉而已矣。當世醫風，頽靡衣之義，潔門之高大，唯以此為第一義。乘者四名，肩輿巡候病門，是為勢兼意察，色紙痔掌，溺百論千。倭只恐失家娘之心，不省陰陽五行為何事，不知金

匱傷寒為何物，煎藥只欲煎丸藥，只欲馨呼喫此輩如屁百貼之藥，不如食一鍋鹿肉。然則不如獸肉而已矣。獸肉而已矣。是此藥所以行。

世人或云：獸肉不潔，食之穢矣。雖病不食，曰：汗身瀆神，然安知不自己平生所為亦為汗身穢。祖之為人而食言不祥，莫大焉。汗亦甚矣。士大夫進取間或啗以貨，若誤食之，黷身汗君莫不祥大焉。食河豚死，干毒名亦從汗聞。近日食千人會錢者，殊多此等之汗。世間固不為不多，何獨獸肉。

果薯

蕃薯原出呂宋，明方曆中始入漢土。元祿成實，琉球王傳之于我。

蕃薯行于都下今已久矣然煨食之行亦与藥食同  
一時也閩西称琉球薯閩東呼薩戶薯江戶婦人皆  
曰阿薩然今各店招牌書曰八里半按粟字國語訓  
九里乃以其味与粟相似然較少下故名之耳今乃  
八百八街各間番所皆煨此賣之必揭招牌書此三  
字妄意如今唐人朝于江府必言都下里數急胡  
如是予七八歲聽一老人說曰前日種少值貴且或  
言有毒以故世多不食者時變所然今則滿布海內  
食之不論貴賤值亦甚賤薯戶冬間所鬻少者不下  
二三十金多至百金云乃今試酌其中一戶五十金

為額以八百街中一街一店之數而計之猶一歲之  
分積為五千金細算之必不下万金嗟夫茲土繁盛  
可知可想

蕃戶每日卯晨煨至亥夜竈烟濃々焦香飴々柱梁  
黑々戶牖熱々穩婆往老翁往厨婢往僕奴往小姐  
遣婢必低聲言亦買却阿薩米主人命奴曰与其品  
小而數有餘也不若品大而數無餘也行脚僧侶黑  
心傾鉢無告乞盲朝飢倒囊數銀一篋少年輩誦教  
擔去是係某家茶番佳時應節遊明會集  
為戲呼曰茶番四錢之薯能止揮兒  
之啼乃至十錢亦足以醫書生一朝之飢嗚呼噫嘻

恨不以晚出之故救及陳蔡之飢予欠米錢每食之  
續命而頃讀閩州府志蕃薯條歌曰令珠而如沙人  
以之彈鵲令金而如泥人以之塗履令朱薯而如玉  
山之未瑤池之桃人以之為不死之大藥居士不  
覺一嘆因思冬月与煨薯同料充寒素人家之食者  
曰大福餅一餅四錢取大值低以熱為主也鬻者必  
呼煖乃人喰烟莫弗拭何郎之汗梁氏亦不得不因  
人熱矣然而近時餅家之製極精極細狀漸小值漸  
貴宜哉大福漸不上寒素牙且饅頭羊羹諸凡菓子  
今亦盡然則薯乎薯乎雖不如玉禾瑤挑猶是貪人

不死之大藥嗟乎普天下貪書生須暫首再拜而食

日本槁魚市

日本槁當江戶中央一都太極兩岸剖分四方道程  
由是算出八方人戶由是連建六十四州人民之聚  
始入此都始過此槁左顧右盼眼駭氣奪何以眼駭  
西則金城突兀譙樓聳空何以氣奪東則酒庫數  
万碧瓦映々白壁連接正是万里長城魚船相峙集  
泊槁下管蓬鱗次脚下又見一面劇街槁上雜閔公  
侯長槍未往如林况諸凡履舄屐屐夜間巳寅之交  
是然或少絕云

遠豆相房兩總之船魚體如織川挾舟影張歛相呼  
舟腹相摩其不揄壞者繞以一髮間土俗嗜鮮食常  
言三日不肉食骨皆離每日幾万水族葬之於荏戶  
人賤中稿之前後且々為市之所曰新場曰小田原  
坊嘔啞沸曉腫氣噎人春天板魚响滯築丘秋風鱸  
魚潑刺傾江夜漕鉛鏹魚與子規爭飛晚市竹葉魚  
與紫茄競時潛送鱸魚雪輪河豚琵琶魚腹寒比目  
魚眼冷火魚魴鱒交錯翻尾火燎于原黑鰻海鯨枕  
藉橫鬚舟推于陸望潮魚頭多於施餓鬼場之僧十  
人捏脚多於無籍乞兒之蟲牛尾魚多於牛坊牛角

馬鮫魚多於四谷馬矢石首魚首多於西河原之石  
鍋蓋魚皆大於地獄之釜蓋沙巽之沙可以塗山鯨  
各舖之壁烏賊之墨可以書闔街煨薯招牌鱧編黃  
爵青魚等物如塵如上如蜆蛤魁蛤斗筭固不足計  
想龍王必言奈何取之盡鎚銖用之如泥沙石決明  
礫硤良嶽崩巖拳螺相搏江瑤柱相支東海未人陳  
阿房妃嬪西施古傾吳國帶甲鮫魚則虎頭鯊鋸鯊  
劍魚雙髻魚鰓則龍鰓青鰓泥鰓草鰓五色斑節蝦  
半魚王鮭大口魚等大小品類鹽腊脯醢遐域之  
物長風破濤萬里爰淡本邦自古棘鬣魚為第一品

高筵壽席必用焉入彘贈賄必用焉魚高潛之以備  
緩急雖有烏頰方頭彙種不以此代彼此地犬皆以  
常食生肉故骨立毛落醜不可言都人因謂羸瘦華  
髮者曰小田原坊犬子亦嘗謂人徒體肥腹大一字  
無知者琵琶已魚是而已虛誕浮誇一事無實者大口  
魚是而已筆拙唱家含墨糊口者烏賊是而已佩劍  
稱士外武食祿者白刀魚是而已鬚頭緇服僧而無  
法者章魚是也學不能行儒而輕薄醜不可言者小  
田坊犬是也然自非犬儒亦不得常食鮮肉人儒則  
骨皆離可憐也哉

上野

古名忍岡治平以後藤堂侯却焉地形似其本國伊賀  
上野故因呼上野寬永二年為今塞城

山曰忍岡水曰忍池山雖不甚高水雖不甚廣江都  
中山水相射者除此少有可不愛哉山多櫻樹水出  
芙蓉赤城紅霧錦城錦繡都人之遊春秋尤為盛矣  
予好勝之僻嘗賃居湖瀕課業之暇兀坐煮茶玩風  
光下樓欄外春之明媚秋之慘愴飯雲抹靄早晚之  
變莫不領畧當時詠櫻雲曰不是晴雲不雨雲雲容  
猶仍雲不分粉松抹杉而又東雲乎雲也雲氣始  
則淡紅終濃白子細看來凝成紋輕風一日吹不散  
微雨三更潤得蒼想見揚妃卯時醉新浴洗醒紅尚

三十七  
薰友人長山一絕曰一面春山花四圍雲容雪色影  
稀微雪雲休擬詩人眼雪是易消雲易飛子詠蓮云  
萬頃秋如畫一時花繡成夢遊香積國思繞錦官城  
疎雨不無趣微風尤有情靜中見動意翠蓋露珠傾  
先輩金浦題壁云風漣欺急湍雲樹疊遙峯真實景  
也十年前西面一帶綠湖築堤綠堤構亭酒爐茶竈  
鬧熱沸騰今現為一新繁昌堤矣墨水櫻花皆千葉  
上野則並一瓣千葉濃而一葉淡予戲評之曰墨水  
之花似吉原娼上野之巷似深川妓一友僧批曰把  
琉璃毘花比脂粉娼婦非氣類也因更尋所比而偶

憶古俳歌人詠櫻花且女哉且男哉之句乃言曰風  
姿瀟灑容光淡泊上野花似芳坊冶郎僧笑曰蓮花  
似六郎蓋或可也方荅時上觀音臺真為駕雲遊帝  
鄉之想靈場一點屠沽絕穢屢人繞借筵席賣香煎  
湯己謂香煎曰僧與蓋本于此人皆提行厨携瓢酒而適嗟乎存古人

儉素之風於今繁昌世界者此外少親嘗覽古畫遊  
入懸衣代帳盛按絲竹今不復見有此事嗚呼見駕  
古人真率色乎奢靡世間之今日可不言奇乎然如  
繁華雜遣蓋非古之所及也秋入湖面幅員數里者  
芙蓉不省水碧織葉上紅白相繡真美錦真彩雲遊

人星言夙駕蓬萊亭仙液卽時取溫蓮壽亭蓮飯丙  
夜炊熟庖丁照燭調羹穀妓曉粧候聘但有禁不得  
泛采蓮舟令篙水戔妓衣予徒為豪客韻士憾之耳  
殘秋慘愴尤足暢幽情友人擦齋嘗賦敗荷云紅衣  
翠蓋總凋衰於兩於風難自持慘愴愁容何所似班  
妃秋扇賦成時悽愴可想

奇妙頂禮開山大師好方便一月輪流三十六房為  
寶帷座所靈驗之新都人羣參殆無虐刻護摩之烟  
壓煨薯竈寒錢之兩撒儼鬼豆一日億兆善男信女  
貫魚膜拜白佛言咸訴其衷腸一少女賽十二文錢

閉目合掌曰此一四錢願以親壯健百年長壽此一  
四錢願產業多贏日來涎着金簪玉擲連唐紵絲帶  
不日買得如此一四錢則伏願所愛倡某萬福少年  
探囊拋一塊錢曰去年所狎娼某悅某過實情義已  
見全無疎意慈親不知其如是兄弟不知其如是宗  
族不知朋友不知皆謂某被彼騙昨諫今爭蚊蟲紛  
紛煩耳衡心願為除此煩惱今乃相思所結玉顏  
姍々立見之於前與見之於軀于人于物莫見而不  
為玉顏莫遇而不為玉顏宗族亦玉顏也朋友亦玉  
顏也所仰尊像又亦彷彿玉顏其既若是奈何回思



奈何奪志願快使之生、為夫婦一士人在少年後  
泥首請曰僕年來望進職不厭風雨不避寒暑高門  
懸薄莫不走而候非如書畫會一時奔走之苦之比  
也賄彼媚此百方買援今則財盡力盡氣盡精盡然  
而職尚未少進祿尚未少加嗚呼萬一若此而死々々  
難死生難生懸于生死中間猶如見投繯人大師亦  
惟少憐一醫生前拜曰生自幼學醫無論素問靈樞  
徧涉羣書特讀傷寒論反覆有年一旦豁然得諸心  
而別開一隻眼世間此眼不為不多叔和攬入汰得了々一部傷寒  
今彼見仲景真面目然舉世愚蒙以為門之不高術

亦不精衣之不美藥亦無驗吾有濟世之具出待我  
以導引針治之間殊恨人間無傳愚之藥且輓近蘭  
方醫者輩出舉夷狄之方加之人間病之上豈不人  
性異牛性乎以此治彼奈何不賊人命佛如有靈使  
此隻眼明之於天下而濟度世愚也則天上地獄亦  
應少間一商進拜曰某所期常期不可期之事自非  
借大師冥助如何十成一近日買米數千包願米價  
一時踊貴前者計處置某物某事以斂其心已疏于  
官冀允命速下所畫壑田所構脫搖會是亦速就且  
所与千人會每月甲乙數楮盡飯千毋買數所千金

街地築數十外宅朝吸八百善之羹夕食惠義須庵  
之膳穿薩摩上布於夏披古舶哆囉於冬百事如意  
万端無妨四支強健腎火益熾願死猶有命武人頭  
首言曰僕生好武馳馬試劍右武教全書左武門要  
鑑甲越二流兵學今窮其奧門徒三千中達訣者七  
十餘人日相與講築城市陳之事常恨不幸生于太  
平之世不得乘羽扇敷天文駕四輪麾三軍八門遁  
甲施之於事遂卒死席上而已今老矣漸悟前言之  
非願天下太平四海無夏不見羽扇四輪之勞近日  
折節從儒生其受七書講義願二流奧義全在其圍

範中吾稱秘訣者其實如死然立誓誣神年來傳此  
死奴許多銀兩紙上空談傲然欺世今而思之神戰  
汗出自知罪重聞懺悔滅罪願佛救斯罪過子孫繁  
昌終彌勒之世浴太平之澤是望是望一壯男身大  
衣薄跪白近日運惡賭偶出奇叫奇遇偶或更奇偶  
間出所射不中今涉旬月百物典盡賣家驚妻猶多  
所負伏願佛力一臂之助令好目十日連出若如此  
而已不殺越人于貨則經于溝瀆莫知之也一宿儒  
來再拜誓首捧一紙祭文辭曰某月某日某百拜謹  
以青銅十二文之奠祭于當山兩大師靈某生右文

之世幼讀儒書經史百家固也小說雜史略覽無餘  
然以此糊口言行不得不齟齬追時俗奉考證思所  
謂書中魚耳大學中庸徒辨異同剽竊雜鈔暗合之  
說載滿大車誠意正心置諸度外中之為中不省何  
如幸奴虛名周旋米足以代耕耨今執牛耳於都下  
廩有腐粟庖積餘蔬猶愧屋漏欺己更廣財府更大  
門閭賣驕取威脚力未病故駕肩輿賣名致貨無益  
刊書終不改初老不死乖在得之戒巡走公門苦引  
衣裾每思之慚愧迫身居不安居孔子面前自知莫  
罪可紓冀大師垂慈周旋救半言未畢一僧從傍低

聲言曰貪道亦佛家罪人衆善不奉諸惡妄作不如  
法者極多便知大師面前亦莫罪可紓因欲乞救于  
孔復然亦知夫子亦能垂慈否請問為之如何先生  
顧應之曰吁聖夜嚴矣不輒許僧侶入子如之何哉  
且道不同不相為謀我躬不閱豈遑恤子相視大息  
而去

及人川口氏來就案上讀繁昌記哂曰篇中賽大師  
一醫生者豈得非寫我耶予曰何必然也僕固不與  
賣門賣衣賣媚賣藥者交則所識醫流並是隻眼先  
生豈為獨寫兄乎但因兄所著斷症叢揮傷寒復古

等書言之。兄隻眼為殊大耳。因思兄不欲為當今居  
世之醫者甚快矣。然以此為之終身或無術之可  
施。世間少具眼病人如我隻眼何。不如以此大  
隻眼鬻之。觀物師必得萬金。便安着。兄之一生而  
僕亦沐餘澤也。相視大笑。莫逆於心。嗟乎此大都  
會內似者何限。篇中曰士曰商曰僧曰儒皆以情  
推而已。豈必有其人而摸之乎。以似責之居士將  
無辭。

篇中叔錄友人詩賦皆係吾所臆記者。非其得意  
之作也。何也。如初告之。忍其不許采錄。故尔且吾無

辭藻固不能筆削一字。則非如當今有名詩人某集  
中從錢之多少琢磨加光金上者也。而或聞金玉暗  
帶銅臭。予乃試借其集嗅之。果信矣。及嗅至小傳中  
文高意深。屢臭氣尤甚奇哉。久之終聞水虎屁氣。予  
乃掩鼻而嘆曰。水虎亦水物也。水原生金。彼臭變之  
此臭固不為無理矣。抑富哉。此都繁昌輯斯屁氣。以  
鳴太平。今猶續為梯子屁。未知最後一屁何時放。  
近世物價漸貴。浴湯錢一文。今益一文。屁價亦然。未  
聞其所益一首。加幾銀。但聞今年衆屁中最放大  
屁者。捐十五金。嗚呼。使炮家者流聞之。彼必言如

以此費放之於我猶可。能粉一大敵船。嗟。屍亦太平之物。而且放此等。大屍輩。除此都外。惡見有教都下。繁昌可喚而知者是也。

茂杏君題斯篇曰。咬骨未容蒙世塵。食寔守節德親珍。窮腸不馬離騷恨。絲筆翻鳴盛代春。擲地應聽金石響。開厨恰省丹青新。凌雲賦就知音少。為惜無人起隱淪。賞譽過情居士。赦慙不悅君。乃笑曰。亦所謂水虎昆耳。奈何。累德請奉累德之戒。曰。戒哉。子勿頷。此收錢為書。登會人。香豆賦僧一般樣子。

繁昌記初篇終

橋口

土岐藏

